

Maotouying WenKu 第四辑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地狱的布道者 ——拜伦书信选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十分赞赏这样一个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密涅瓦即雅典娜，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本文库精选东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论述的精辟、文笔的生动为特色。但愿随着猫头鹰翅膀的振动，辉煌壮丽的人类思想的星空能在我们面前展现。

9126536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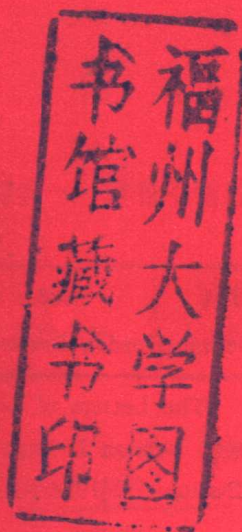
9126536

地狱的布道者 ——拜伦书信选

张建理 施晓伟 译

I561.64

03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梁玉玲

封面设计 何礼蔚

《地狱的布道者——拜伦书信选》

张建理 施晓伟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375 插页：2 字数：112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26-0127-9/B·39

定价：2.85元

猫头鹰文库编委会(第四辑)

主 编：姚 鹏

副 主 编：林耀琛 郝铭鉴 马小军

本辑编委：黄建伟 罗林平 黎 锐

李小兵 姚暨荣 夏镇平

康绍邦 陶建平 高 地

George Gordon Byron. Sixth Lord

The Letters of Lord Byron

本书根据 London J. Dent & Sons 公司和 New
York E. Dutton 公司1928年英文版译出

译 者 序

拜伦是18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在中国他的名字也广为人知，他的很多诗作也已译成了汉语。但是仅仅从诗里来了解拜伦是远远不够的。诗人会在诗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品质和志趣，但是这种流露是间接的、隐晦的。更何况拜伦的思想和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常常给人以假象。即便我们能从诗中了解到拜伦的品质和志趣，我们也无从了解他的为人处世，他的日常生活及他思后吟余之情。要了解这一切，我们只能借助于他的传记。但是除非读自传，我们总是隐隐地有着一种疑虑：到底拜伦是这样做的、这样想的、这样感受的？还是传记者强加给拜伦的？所幸的是，拜伦的生前日有所记，同别人有大量的书信交往。这

些就是拜伦的自传。阅读这些文字可以使我们得到关于诗人在生活中的第一手资料。再则，由于拜伦的生活放荡，交游广泛，风流韵事迭出，这些文字本身也具有独特的意义。

关于拜伦的身世、性格、通信人及书信风格等，我们发现在原书信选的序言中有中肯而精到的评论，故特译出，在此不再赘述。

本书为拜伦书信选之精选。我们在选编中根据篇幅已尽量将能代表拜伦五光十色生活的书信选译出来，在选译的各信中没有删节，但是拜伦的书信中经常夹杂着法、意、拉丁、希腊语句，为了方便只得都译成了汉语。

本书信集主要由张建理、施晓伟编译。诸葛勤同志为查找资料提供了方便，还亲自译了不少篇幅，特此致谢。

由于对拜伦的研究不深，资料也有限，译文中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编译者

1988年9月于杭州求是园

目次

- 爱情是一场梦(致奥·拜伦,1804年
10月25日) (1)
- 灰色的诗歌(致威廉·班克斯,1807年
3月6日) (5)
- 受人责骂:不会被遗忘(致皮贡,1807年
10月26日) (8)
- 自画像(致达拉斯,1808年1月
21日) (12)
- 致伯爵夫人圭乔利(1819年8月
25日) (15)
- 致霍普纳(1819年7月2日) (16)
- 美丽的西班牙姑娘(致母亲,1809年
8月11日) (19)
- 雅典纪行(致亨利·德莱利,1810年
3月3日) (27)
- 墓志铭(致霍奇森,1810年10月
3日) (35)
- 观察人类胜于从书本上了解人类
(致母亲,1811年1月14日) (40)

- 谈自己的作品（致达拉斯，1811年
9月7日） (44)
- 孤身之感（致奥古斯塔·利，1811年
9月9日） (48)
- 上帝与天堂（致霍奇森，1811年9月
13日） (51)
- 谈女人（致霍奇森，1812年2月16日）
(55)
- 诗与情感（致兰姆太太，1812年5月
1日） (58)
- 离别之情（致兰姆太太，1812年8月？
日） (61)
- 恋爱非我所能（致墨尔本太太，1812年
9月10日） (64)
- 谈宗教信仰（致吉福德，1813年6月
18日） (67)
- 生活是存在的痛苦体验（致米尔班克，
1813年9月6日） (70)
- 忧思（致穆尔，1813年9月27日） (73)

- 我不是一个受制于冲动的奴隶（致
米尔班克，1813年11月29日）(76)
- 谈结婚（致穆尔，1814年9月20日）(80)
- 谈未婚妻（致某某伯爵夫人，1814年
10月5日）(82)
- 理想的女人（致米尔班克，1814年
10月14日）(84)
- 谈友情（致穆尔，1815年3月8日）(86)
- 偏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致柯勒律治，
1815年3月31日）(89)
- 谈孩子（致拜伦夫人，1816年4月
14日）(91)
- 谈夫人（致奥古斯塔·利，1816年
9月8日）(94)
- 谈情人（致黑瑞，1816年11月25日）(98)
- 谈不幸的婚姻（致拜伦夫人，1817年
3月5日）(103)
- 论诗歌（致莫里，1817年9月15日）(106)
- 丧友（致霍布豪斯，1818年6月）(110)

- 威尼斯女人 (致奥古斯塔·利, 1818
年 9 月 21 日) (113)
- 公众喝彩的价值 (致莫里, 1819 年
4 月 6 日) (116)
- 谈情人 (致金奈尔德, 1819 年 4 月
24 日) (120)
- 一个男子汉不应厮守在一个女人
身旁 (致霍布豪斯, 1819 年 8 月
23 日) (123)
- 爱与人世 (致奥古斯塔·利, 1819 年
11 月 28 日) (126)
- 地狱的布道者 (致穆尔, 1820 年 7 月
13 日) (130)
- 雪莱 (致霍普那, 1820 年 9 月 10 日) (135)
- 办报 (致穆尔, 1820 年 12 月 15 日) (137)
- 叛逆与怯懦 (致穆尔, 1821 年 4 月
28 日) (141)
- 拜伦主义自论 (致霍奇森, 1821 年
5 月 12 日) (144)

- 忍耐是一种美德 (致穆尔, 1821 年
5 月 14 日) (147)
- 江湖作家(致墨瑞, 1821 年 9 月 12 日)
(150)
- 论脾气(致墨瑞, 1821 年 9 月 20 日)
(155)
- 谩骂与恭维(致墨瑞, 1821 年 9 月
24 日) (161)
- 谈《该隐》(致墨瑞, 1821 年 11 月 3 日)
(167)
- 宽恕过去(致拜伦夫人, 1821 年 11 月
17 日) (172)
- 我们多少渺小 (致莫里, 1822 年 2 月
8 日) (175)
- 未向命运献媚的老儿 (致穆尔, 1822
年 3 月 4 日) (180)
- 时间要做的事, 死亡已经做了(致帕西·
雪莱, 1822 年 4 月 23 日) (184)
- 论友谊(致穆尔, 1823 年 4 月 2 日)(186)

- 论财产(致霍布豪斯, 1823年4月
7日) (191)
- 论女人(致金纳德, 1823年5月
21日) (195)
- 谈家庭(致库尔曼, 1823年7月
12日) (197)
- 节俭钱财 爱惜自身(致金纳德, 1823年
12月23日) (202)
- 拜伦年谱 (205)

爱情是一场梦

致尊敬的奥古斯塔·拜伦^[1]

哈罗山上，^[2]1804年10月25日

亲爱的奥古斯塔：

为了对您充满爱的信表示谢意，更为了满足您的愿望，我现在马上提笔给您写回信。听到人人都说我好，很高兴，但是从您谈到的方面看来，我猜想有些夸大其词。亲爱的姐姐，您心情不佳，这使得我也情绪低落；如果我确实能够驱散您的忧愁，您将重新精神焕发。事实上我对您很同情，比您自己预想的还多。但是确实我也有点想嘲笑您（请原谅，亲爱的姐

[1] 拜伦的异母姐姐，为拜伦上尉在第一次婚姻时与男爵夫人康耶所生。她是由祖母霍尔德内斯伯爵夫人抚养长大的。

[2] 拜伦于1801年4月去了那儿。

姐)，因为，依我愚见，爱情毫无意义，它只不过是恭维、幻想、欺骗的大杂烩。如果我有 50 个情人，我就会在两星期里把她们统统忘掉。如果我真的偶然想起了其中一个情人，我会对她付之一笑，认为这是一场梦；并且感谢我的福星将我从恶作剧的盲目之神那儿解救了出来。您难道不能将我们这位表兄^[1]从您的漂亮小脑袋里驱逐出去吗？（因为至于说到心心相印，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如果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就给老拉尔帕贡（即那位将军^[2]）捎个信，到苏格兰去一趟——现在您离苏格兰边界近得很。一定替我向我的正式护卫勋爵卡莱尔^[3]致意，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处在他的威严的支配之下，我也没有想得到这种巨大荣誉的雄心。您最喜欢的格特鲁德小姐^[4]，我却不记得了，我想问，她很端庄吗？我想她大概是的，因为尽管她们是一批矫揉造作，令人不快的人，但相貌模样决非等闲。我记得考德小姐是一位温柔而俏美的姑娘，试问，您那位多情的格特

[1] 乔治·利上校，奥古斯塔·拜伦于 1807 年与他结婚。

[2] 查利斯·利将军，乔治·利上校的父亲。

[3] 弗雷德里克·霍华德·卡莱尔伯爵。他是拜伦的一个亲戚，从 1799 年起，是拜伦的监护人。

[4] 卡莱尔的三女儿，其他两个是卡罗琳·伊莎贝拉·考德小姐，以及伊丽莎白·拉德兰公爵夫人。

鲁德小姐像她吗？听说拉德兰公爵夫人也很端庄，但是对她的性情我们就保持沉默吧，因为我反对流言蜚语。

再见了，漂亮的姐姐，原谅我的胡言乱语，尽快来信，愿上帝保佑您。

一直爱您的弟弟，

拜伦

又及：不久前，我告别了在索思韦尔^[1]的母亲，心里对您不写信给我感到异常愤怒。抱歉得很，老夫人和我不像草地上的羊羔那样和睦相处，但我认为这都是我的过错。我总是烦躁不安，而我那刻板的妈妈对此不满，于是我们意见不和，争执不休，最后，说出来也难为情，简直有点闹翻了。然而，风暴过后是平静。我们的姑妈，那穿着守旧、态度和蔼的索菲^[2]现在怎么样了？她仍然生在土地上呢？还是与被祝福的人们在一起唱着赞美诗在另一个世界呢？再见，在此我很快活，很舒适，我的朋友并不多，但是精选的，这些朋友中首推德拉沃

[1] 当时拜伦夫人已定居在索思韦尔的伯吉奇庄园，那儿靠近纽斯台德寺。

[2] 索菲·拜伦是他们父亲的妹妹。

尔勋爵^[1]，他和蔼可亲，是我的好友。您知道这家人吗？德拉沃尔夫人经常到镇上去，也许您曾见过她。如果她像她儿子那样的话，她就是欧洲最温和的妇女。我有很多熟人，但我只把他们当作空白点。再见，亲爱的奥古斯塔。

[1] 乔治·J. S.韦斯特是德拉沃尔(五代)伯爵。

灰色的诗歌

致威廉·班克斯^[1]

索思韦尔，1807年3月6日

亲爱的班克斯：

你的评论是有价值的^[2]，理由如下：首先，你评论中的奉承成分很少，这是绝无仅有的；其次我对平庸的赞赏感到厌烦。

我对你的判断力和能力比对你的情感有更高的评价。请接受我最衷心的感谢，感谢你的善意决定，这一决定并不由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不太受欢迎。至于说起较为准确的估计，我不必提醒你用我们语言写成的好诗能经得起仔细的、文字上推敲的是如何地少见。因此几乎不能期望一个充满激情的孩子（绝大部分诗

[1] 威廉·J·班克斯是拜伦在三一学院的同学，后去东方旅行。

[2] 他对拜伦的第二卷诗集《闲暇的时刻》所作的评论，1807年时在纽瓦克印行。